

基于史向的瓚术关系分析 ——东汉的笔友也是笔友

鸣音 Agatha¹

摘要：绝望的嬷嬷又一次掏出了笔。本次分析的对象是公孙瓚和袁术，比较遗憾的是两人的互动在史书中几乎只有书信往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一种“笔友组”，别当我们东汉末年的笔友不是笔友口牙！

关键词：瓚术；三国同人；biu；东汉的笔友组也是笔友组；袁绍黑粉联盟

1 引言

上钩了！鸣笑着开始了写文，就像是那些苦逼的作者，轻快地敲着键盘在电脑前打字，每一个汉字，每一个字母，无不魅惑人心。鸣一边打字一边开始曝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最后仅用磕点分析来掩盖自己色心的鸣借着最后一个旋转坐到了读者的腿上，鸣笑着勾住读者的脖子：

“读者，我的产品……好吃吗？”

2 有关青年时期的合理推测

公孙瓚，辽西令支人氏，从理论上来说，瓚术两个人直到死应该都没有什么见面的余地……但是！

但是，不要小瞧了同人女啊！

在《后汉书》中，有写到“（瓚）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缙氏山中”，而袁隗的岳父，也就是袁术的外公就是卢植的老师，介于东汉末年士大夫集

¹ 第一作者小红书 ID

团之间的关系，这两人在洛阳也不是没有见过面的可能呐。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是在那个时候，袁术就早就已经开始看袁绍不顺眼了，两个人只怕这时候能聊的还是袁绍（明明是公孙瓒的 pa 袁绍也太多了）的坏话！两个人的感情就这样朴实无华的建立在对同一个人的怨恨之上，也未尝不算一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了。

3 在从史书上出现之后

当我们回顾公孙瓒和袁术的相处过程，就会发现这是两个带屑人不断伤害周围的其他人的过程，这一伤害，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殴打他人，而是精神上的带来了一堆破事。

就比如很难想象，按照时间推算，瓒术第一次有明确说明道往来，就是袁术给公孙瓒写信疯狂诋毁袁绍。

当时恰逢袁绍准备立刘虞为帝，“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袁术自己在那里骂袁绍还不够，越想越气，还要生气地写信给公孙瓒一起骂袁绍，让陈寿都忍不住吐槽“（术）既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

此时的袁术还在南阳，从荆州到幽州，至少要经过豫州（陶谦）、兖州（曹操）、冀州（袁绍），千里迢迢才能到幽州，费那么大劲也不讲什么有营养的，就为了一起在那边嘴袁绍。让人颇想起在高中的时候，分坐在第一排和最后一排的小情侣，为了在课上聊两句，不远万里把小纸条传来传去的情景。

此外，也是真的很想让人吐槽，辛辛苦苦让信使跑那么远，也不怕在路上出了什么事传到袁绍的耳朵里（虽然结果来看确实传到了）。

3.1 抽象离奇的绑架案

按照三国志记载：“和道经袁术，为说天子意。术利虞为援，留和不遣，许兵至俱西，令和为书与虞。”在别人跑去投奔爹的路上把人儿子劫持了，又明里暗里地要求刘虞拿几千兵马来交换自己的儿子。

“虞得和书，乃遣数千骑诣和。瓚知术有异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这一段的内容就很正常，毕竟身为现代人，大家也知道不可以随便满足绑匪的要求，否则下一次要勒索的赎金恐怕就不止这么点了。

但下一秒，事情就变得吊诡了起来。

“瓚惧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而阴教术执和，夺其兵。”

这一段话，我在第一遍阅读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公孙瓚的意思，为什么你上一秒劝刘虞不要交赎金，下一秒又担心袁术会“闻而怨之”，又给袁术白送了千余兵马，怎么你就那么害怕袁术讨厌自己吗？

但仔细品味一下，我又好像从中细品出了一丝味道，公孙瓚不止是担心袁术怨自己，伤害他们本就困难的异地恋笔友情，更担心的是袁术和刘虞修好男人的嫉妒心，前文就有袁术和刘虞站在同一边反对袁绍的提议，这一次虽说是绑架，但明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地让刘虞送兵过来。而在公孙瓚给袁术的信中，还要教袁术如何“执和，夺其兵”，让刘虞和袁术之间的关系彻底恶化，保证袁术会彻底站在自己这一边。

3.2 谈恋爱献祭了一个表弟

下一次再是有关于瓚术二人的事情，便是在阳城之战中，公孙瓚的堂弟公孙越中流矢而死，公孙瓚大怒，于是说：“余弟死，祸起于绍。”

你难道就不觉得这件事袁术不应该有点责任吗！

公孙瓒派自己的堂弟率领千余兵马去帮助袁术，还带上了自己教袁术怎么干坏事的密信（也许是密信，但如果是让公孙越传口信的话，两人的关系应该更密切），可见二人之间绝对是有信任的。而现在，自己看重的堂弟在给袁术干活时死了，不说关系破裂，至少有点怨气也是合理的吧？但公孙瓒完全没有，不仅没有，在写檄文痛骂袁绍的时候还不忘记把袁术捎带上一起陪他诋毁。

在公孙瓒所写到檄文中，不仅完全没提到袁术断孙坚粮草一事，还很自然地把这个锅甩给了袁绍“绍令周昂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诛”，更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添上一句“臣又每得后将军袁术书，云绍非术类也”。

是的，他就这样光明正大地把袁术给他造的谣给放上去了！

这句话有两个巨大的槽点：其一，是袁术编的那么不靠谱的谣言，你公孙瓒就敢真的写进檄文里，要知道这可是要流传千古的，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信了袁术的鬼话，还是本来就全是污蔑了不缺一个新谣。其二，是句子中的这个“每”相当耐人寻味，袁术到底和公孙瓒在信里嘴过多少次袁绍，才能让他写檄文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加上一个“每”来？

公孙瓒到底是怎么忍受袁术在这里坚持不懈地造谣攻击袁绍的？是爱（并不是）。

4 后人的造谣

其实仔细看看史书，会发现袁术和公孙瓒之间的互动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那么让人感觉他们关系关系那么近的原因，只怕是因为两人

是前后脚死的。

公孙瓒死于 199 年 3 月，袁术死于 199 年 4 月，二者的间隔甚至没有超过一个季度，这也间接导致了后人特别喜欢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评价，两个人的关系越绑越紧，也算是史学家们爱吃的产品了。

王勃在《三国论》中写有：“区区公路，欲据列郡之尊；琐琐伯珪，谓保易京之业。瓒既窘毙，术亦忧终。”（区和琐，瓒术是什么阴暗的鼠鼠吗）

毛宗岗父子注《三国演义》曰：“瓒之亡也，积粟三十万；术之亡也，剩麦三十斛。粮多亦亡，粮少亦亡，何也？曰：二人之无谋等也。无谋等，则粮之多少无异也。然瓒生平，尚有荐玄德之一节可取；若袁术生平，直是一无足取。”（骂就算了还拉踩是人啊）

蔡东藩也说：“公孙瓒之致死，其失与袁术相同。”

从初唐到明再到清末民国初，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越来越密切吧，直到评价你我的时候都很难分开彼此，就算都是不是什么好话，就算在地理上隔得那么远，在后人看来你们也已经被紧紧绑在一起哩。

参考文献

[1]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